

天府文丛
TIANFU WENCONG

市井俗人

郭宪伟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I267.3
0732

市井俗人

郭老韦 著



243909

中国三峡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井俗人/郭宪伟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10

(天府文丛/王敦贤,曹琨主编)

ISBN 7-80099-423-6

I.市... II.郭...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221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所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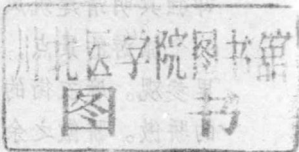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1200 册

(全套)定价:88.00 元

麻衣街其名考

(代序)



巴蜀之东有条嘉陵江，江水发源于秦岭山脉，顺山势而下，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里广元入川，由北向南流经东川大地，于渝州注入长江。在嘉陵江的中游，有一座城市倚江而立，此城东扼鄂豫，西达益州，北御秦渭，南通黔滇，自古为川东重镇。此城始建于西汉初年，迄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据志书记载，汉王刘邦当年与西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有一次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楚兵攻城甚急，眼见城池欲破，汉王即将被虏之时，刘帮手下一员大将名叫纪信，挺身而出假扮汉王，从东门出降，趁众楚兵涌向东门欢呼胜利之机，刘邦却从西门逃走了。项羽见上了对手的当，怒而焚纪信。后来刘邦终于在垓下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为表彰纪信救主之功，特下旨在纪信故里置县，名曰“安汉”，即向天下表明大将纪信有安定汉朝之功。安汉县历经二千多年的变迁，数易其名，现为“果州”。

果州城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上半城为近数十年所建新区，多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机关、学校、宾馆等多在这上半城。下半城乃旧城，多为青石街道，青砖青瓦，雕梁画栋，房屋陈旧却颇有明清建筑之遗风。麻衣街就位于下半城东南临江一侧。推窗远眺，青山如黛，澄江似练，悠悠江风扑面而来，颇有一些诗情画意。

其实，麻衣街实在算不上一条名副其实的街，与上半城的人

民大道相比，委实小得可怜。这街宽不过三、四米，长不过七、八十丈。街这头放个屁，街那头都听得见，倘若顺风，很快便可闻到屁臭之气。然而，就是这条小街，却因了那一色虽残破不堪却独具明清建筑风格的民舍而划入了古城保护的范畴，成为本市一个旅游的景点，不时有政府官员或旅行社的人带了老外们来这里参观。麻衣街的街坊们从哪些惊讶的蓝眼睛里读到了属于自己的骄傲。骄傲之余又颇感遗憾，咋个我们这条街偏偏有一个让人听了顿感晦气的名字。麻衣者，吊孝之服也。晦气晦气！这委实有点和旅游的兴致相悖。街坊们也多次议过改名，但听麻衣街满肚子学问的谯四先生说，这条街的名字是上了市志的，要改得经过市政府批准，麻烦不说且不易办到。据谯四先生说，当年他曾在地方法志办公室里写志时，对这条街的街名作了详细的考证，查得麻衣街这个晦气的街名有三种来源：

来源之一：麻衣街在明末清初时是一条商号钱庄，酒肆茶楼林立的商业街。农民起义领袖八大王张献忠入川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杀进果州，洗劫了这条极其繁华的小街，然后一把火将此街变为废墟。清圣祖顺治爷登基后，见战后巴蜀地广人稀，一片凋零。遂下旨将两湖两广的人移民四川。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时有湖北麻城人丁五十口千里迢迢，来到果州，奉命在这废墟上落户，修房造屋，聚族而居。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勤劳智慧的湖北佬很快就把这里又变成一条颇为繁华的街道。这些湖北佬从老家带来了生活习惯，尤其喜欢穿青衣玄裤，经年不变。当地人戏称其穿的是麻衣，称湖北佬们为麻衣人，称这条街为麻衣街。久而久之，麻衣街便演绎而成。

来源之二：据说当年八大王入城之后，并没有屠城之举，而是在城西北四十里处的凤凰山与清军打了一场恶仗，八大王不幸中箭身亡。全军将士悲愤不已，飞马传令麻衣街所有绸布商号三

日内赶制三万件麻衣孝服运至军营，用以祭悼八大王，否则将杀进城来，血洗果州。一时间，官府调集全城裁缝汇集于麻衣街，赶制麻衣孝服。当时，成捆的麻衣堆积如山，压断了半条街。只可惜，三日内，八大王的余部大多战死沙场，余下散兵游勇，已难成气候，作了鸟兽散。然而三万件麻衣孝服作何处置？知府一道令下，就地变卖，用以抵销布款工钱。于是家家售衣，户户卖裳。黑压压的青衣玄裤从街东头一直挂到街西头，让整条街都弥漫着死人的味道，这一卖，就是若干年，渐渐地当地人便把这条街叫做麻衣街。

来源之三：乾隆年间，这条街的首富汪孝慈用钱捐了个县令，成了地方赫赫官吏。他在有了四房妻妾之后又娶了春花楼的小姐芳姬为妾。这小妇人长得倾国倾城，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风情万种，狐媚千般，令这汪县令疼爱之极，奉若天仙。忽一日，这小妇人染疾而亡。汪县令悲痛欲绝，如丧考妣，亏了四房妻妾竭力相劝，汪县令才抛却了轻生之意。悲痛之中，汪家倾万贯家财，为这小妾举办隆重之丧。其间，汪家来了个惊人之举，在本街宣布：倘若街坊们披麻戴孝，祭奠其妾，每人付一石米钱。麻衣街除了汪家，尽皆是些生活贫困的人家，一石米于他们来说，是半年的口粮。此话一出，全街人纷纷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弄得整条街干号之声响彻云霄。有道是：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于是果州人编了几句顺口溜来奚落这条街上的人：老子没死娘未亡，麻衣孝服裹身上。只为一石大米钱，甘当嚎丧儿孙郎。奚落来奚落去，便干脆把这条街叫了麻衣街。

三种来源虽各不相同，却都与麻衣有直接的关联，这于谯四先生的考证是有力的支持，证明麻衣街的街名的确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不管是官府所定也罢，约定俗成也罢，只要得到众人的认可，这街名便如历史一般地沉淀下来了。尽管这名字在街坊们看



来多少有些晦气，但因顺了口也被叫得朗朗上口了。晦气的名字，叫了几百年，也就无所谓晦气了。麻衣街如今已是一条老态龙钟的小街，哪些湖北麻城来的移民，也早已无了湖北佬的风俗习惯，完全同化成了道地的果州人。这些极其普通的果州人，于勤劳、悠闲、平静、窘困和无奈的生活中，在这条街上亦正亦邪，亦善亦恶，亦喜亦悲，亦庄亦谐地繁衍出了有滋有味的麻辣酸甜的市井文化的风景，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物群体，也呈现出一个个性格鲜活的人物个体。这便是笔者在本书里要叙述的麻衣街的芸芸众生相。



目 录

- (17) 100
- (23) 100
- (27) 100
- (34) 100
- (38) 100
- (40) 100
- (42) 100
- (43) 100
- (44) 100
- (45) 100
- (46) 100
- (47) 100
- (48) 100
- (49) 100
- (50) 100
- (51) 100
- (52) 100
- (53) 100
- (54) 100
- (55) 100
- (56) 100
- (57) 100
- (58) 100
- (59) 100
- (60) 100
- (61) 100
- (62) 100
- (63) 100
- (64) 100
- (65) 100
- (66) 100
- (67) 100
- (68) 100
- (69) 100
- (70) 100
- (71) 100
- (72) 100
- (73) 100
- (74) 100
- (75) 100
- (76) 100
- (77) 100
- (78) 100
- (79) 100
- (80) 100
- (81) 100
- (82) 100
- (83) 100
- (84) 100
- (85) 100
- (86) 100
- (87) 100
- (88) 100
- (89) 100
- (90) 100
- (91) 100
- (92) 100
- (93) 100
- (94) 100
- (95) 100
- (96) 100
- (97) 100
- (98) 100
- (99) 100
- (100) 100
- 麻衣街其名考 (代序) (1)
- 四爷的悲哀 (1)
- 羊毛肚沉浮记 (4)
- 大麻娃子和小麻娃 (8)
- 前卫的麻小姐 (11)
- 但二伯之死 (14)
- 宁小红的模特路 (18)
- 老兵胥二爷 (22)
- 狗娃子和他的夏利 (26)
- 九指赌后麻二姐 (31)
- 混糖锅盔吴二哥 (35)
- 汪小姐的故事 (39)
- 麻衣街的琵琶行 (43)
- 芳小姐的帽子 (46)
- 康娃子的发财梦 (50)
- 老 邪 (54)
- 老裱匠的秘密 (58)
- 杨八斗碗 (62)
- 舞小姐马莉莉的秘密 (67)



陶小姐的 BP 机	(71)
追星的华小姐	(75)
奇医曾扁鹊	(79)
茶馆葛么师傅	(84)
超级球迷王么娃	(89)
么嫂子	(93)
果州米粉王	(97)
所长麻大炮	(102)
(1) 秦大暴牙和梁锅盔	(106)
胖妈的罗曼史	(111)
(1) 唐哑巴和他的兄弟	(115)
(4) 炊二哥出洋记	(119)
(8) 乔二姐的钢琴梦	(123)
(11) 炒股的老扁	(127)
(11) 贾总贾老么	(132)
(8) 票友成瘸子其人其事	(136)
(22) 醉 爷	(141)
(62) 醉 奶	(146)
(18) 金花麻三把	(150)
(22) 水打棒麻么娃子	(155)
(98) 臭棋篓子樵四先生	(159)
(84) 赵二娃和他的女人	(164)
(64) 麻衣街的洋浑子	(169)
(02) 齐小姐的他	(173)
(42) 麻衣街的朱极品	(177)
(82) 水老鹅的故事	(182)
(52) 段时迁盗刀	(187)
(52) 石五爷和他的鬼头刀	(191)

陆家父子·····	(195)
操刀鬼刘二师傅·····	(199)
麻三哥开店·····	(204)
麻衣街的文曲星·····	(209)
曹古董的二三事·····	(213)
麻衣街的李贵族·····	(219)
六娃子炸狗记·····	(228)
麻衣街的把子客·····	(234)
吃斋的三婆·····	(238)
姚裁缝的变迁·····	(242)
后 记·····	(247)

四爷的悲哀

麻衣街的老住户郑四爷是个性格火爆脾气倔犟的老人，为人处事认死理，只要他认定了的事，八条水牛都拉不转来。四爷文化水平不高，解放前只读过两年私塾，最多算个小学文化程度，“之乎也者”懂得不多，《百家姓》、《三字经》却是背得滚瓜烂熟的。

四爷早年在一家工厂作炊事员，工作勤奋认真，为人正直。在六十年代初发生的自然灾害那几年里，四爷饿得走路都打偏偏，却从不多占食堂一颗一粒。哪时候，他家的黑子才刚满七岁，整天饿得嗷嗷叫，抓住什么就啃什么。心痛得他妈半夜里求四爷从食堂带点汤水回来，救救黑子的命。四爷硬是不允。说什么宁肯饿死，也决不做亏心事。就在黑子妈把四爷骂个狗血淋头准备离婚的时候，四爷所在食堂的保管、出纳、会计因被查出多吃多占一股脑地进了监狱，唯有四爷平安无事。厂里有些平时买饭菜时想占点便宜又没在四爷处占到便宜的人，这时候就想整治四爷，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人家都查出问题来了，他岂是干净之人。厂长对那些人拍着胸脯说：“如果走路都打偏偏的郑长富多占了工人们的一口饭，一勺汤，这世上就没有正直的人了，我这个厂长也就不当了。”四爷为此很得意，对妻子道：“听了你的，这不也进去了。我这是平日不做亏心事，那怕半夜鬼敲门。”四爷妻无语以对。心想，这冤家倔是倔，倒还倔得在理。



这大概是应了“福兮祸所倚，祸所福所伏”这句老话吧，穷就穷点，饿就饿点。只要不出事就好，平安是福呀。于是从此不再提离婚的事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黑子长大了，四爷也退休了。退了休的四爷再也管不住人野心野的儿子了。眼见得儿子在外面和一伙狐朋狗友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四爷只能冲着老伴骂一句：“生了个填炮眼的孽种！”后来，黑子下海做生意，在外面闯荡了几年，名气大了，成了一家什么公司的总经理。票子、车子、房子、杯子、女子“五子登科”，应有尽有，在市里面很有些名气，常常和市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喝酒吃饭。麻衣街的人遇见黑子，皆称“黑总”，不管这黑字里面有无褒贬之意，黑子一律笑眯眯地答应。这一年过春节时，但二娃在自家门口碰见黑子，都是光勾子时就在一起玩耍的毛根朋友，就跟他开玩笑说：“黑子，你狗日的现在坐的是桑塔那，吃的是牛鸡巴，跳的是蹦嚓嚓，睡的是十七、八……阔气哟！安逸哟！”黑子听了哈哈大笑说：“格老子总结得精辟。”一边说一边掏出一把票子，散烟似的发给街上正放鞭炮的邻家小孩们：“压岁钱，压岁钱，记到哟，是黑叔给的哟。”

黑子也给四爷钱，四爷给扔到臭水沟里了：“老子有退休工资，不差你娃儿这几个臭钱，如果能给希望工程捐个十万八万，老子就认为你娃儿有本事了。莫在众家高邻面前给老子臊皮（意为丢人现眼）。”

黑子讪笑，并不理睬他老子的奚落。四爷身体不太好，常犯咳嗽病，咳起来就没个完。黑子让手下的人弄了些乌龟王八，让他妈炖了给四爷补补身子。四爷闻知，连汤带锅一起撂进厕所。黑子给家里买来一台彩电，知道老爷子说不定会把机子给砸了，特意声明是为他妈买的，与四爷无关。四爷虽没有理由去砸不是给他买的电视机，却有权利拒绝看电视。每天晚上吃过饭便去葛

么师傅的来春茶馆喝茶，直喝到估摸电视里说“拜拜”时才打道回家。黑子见此，无可奈何，只好常将他妈接出去旅游风光一阵子，对老爹也就渐渐淡了心肠。

黑子发了财，生意越做越大，电台、报纸一个劲地吹他，说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连不少当大官的都敬他为财神爷，以能跟黑子吃饭为幸事。每每有街坊们在四爷面前提及这些，四爷就火冒三丈：“莫提莫提，提起来羞先人哩。他娃儿屁股里拉什么屎，老子晓得。莫看他娃儿今天风光，哭的日子还在后头哩。”这话传到黑子耳朵里，黑子禁不住一阵心惊肉跳。

果然，四爷这话说了不到半年，黑子犯了事，被检察机关投进大狱。又过了三个月，法院判决下来，死刑。这一天，黑子托人带话到麻衣街，说临死前想见他爹一面。邻居们劝四爷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总归是自己的儿子嘛，去见一见也无妨。”四爷听了，对带信人说：“不见！给他娃娃转告，放心去，老子会给他收尸的。”

枪毙黑子哪天，四爷打发老伴去了乡下亲戚家，自己则躲在屋里大哭了一场。邻居们感叹说，四爷这是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哟。于是便纷纷过来劝四爷不必为黑子的死过于伤心。不料四爷瞪着眼吼道：“他娃不挨枪子我才伤心哩。我是哭我自己没能耐，对不起祖宗，‘养不教，父之过’，枉自读了《三字经》啊！”

邻居们听了这话大为感动，皆说：“知子莫如父。四爷生性耿直，深明大义，嫉恶如仇。脾气倔是倔，却是倔得在理啊！”



羊毛肚沉浮记

羊毛肚不是长了毛的老外的肚子，而是麻衣街杨家三娃子的外号，也是他的招牌名字。杨三娃子开火锅店，取店名时一时兴起，来了个洋为中用，名曰“羊毛肚火锅店”。当时果州城里有若干家以毛肚命名的火锅店，如“孙毛肚”、“何毛肚”、“邓毛肚”等等。毛肚为何物，为啥人们喜欢以此命名？这得让笔者略作一赘述。

毛肚是牛的胃，即牛肚子。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牛，而是生长在高原上的牦牛，这种牛的肚子有若干层，每一层都很薄，因此也有人叫它为千层肚。卖火锅的人把这种千层肚一层层撕下，用碱发一下，然后洗净，端上桌来，吃火锅的人只消用筷子拈起，在沸腾的火锅汤里烫十几秒钟，再在油碟里沾一下，入口便鲜美无比。四川人是极喜欢吃这毛肚的。只要有火锅店，就必然有毛肚。以毛肚命名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杨三娃子虽然取了个“羊毛肚火锅店”，当时只是想谐自己的姓，并不是想赚老外的钱，故而他经营的当然不是三明治、汉堡包、牛排之类的洋食品，仍然是毛肚、牛鞭、血旺之类的正宗川味火锅。不过，羊毛肚的火锅确实好吃，麻辣鲜美不说，而且是吃了还想吃，几天不吃这心里就潮得慌，这就使火锅店有不少的回头客。生意兴隆，名声当然也大，于是乎，三朋四友，左邻右舍都称他为“羊毛肚”，久而久之，倒把他的本名给遗忘了。

火锅店的生意十分兴隆，每天都是座无虚席，甚至还有人排队。而且越是天热，吃的人越多，桌子从屋里摆在街沿上，又从街沿上摆在了马路上，还是供不应求。麻衣街的人说，想不到杨三娃这个散眼子开个火锅店还像那么回事，这一下，是躺在金山银山上了。杨三娃子对街坊们或褒或贬的话并不在意，倒是对自己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妈妈的，老子总算是熬出头了。”红光满面，印堂发亮的羊毛肚一边呷着啤酒，一边搂着他刚娶的老婆——一个如花似玉又风情万种的女人说，“照这样下去，不出三年，老子就可以稳赚五、六十万，到那时，我就带你到外国去溜一圈，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地中海风光，夏威夷风情。”羊毛肚说这话时是在三年前的一个秋天的傍晚。

说起来，羊毛肚这人在麻衣街多少有点名气，从小就以打架出名，读书是断然学不进去的，只混了个小学毕业。长大后进了工厂也不安份守己，虽然没有闹到进监狱的地步，拘留所倒是进进出出的若干回，气得他老爸差点吐血。后来终于被工厂辞退。没了工作的羊毛肚在麻衣街打了一年多的烂仗，眼见老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横心向三朋四友东挪西借凑了万把块钱，开了这家火锅店，总算是干了点正经事。

看起来生意火爆的火锅店，三个月下来，一算账，却倒亏了几千块钱。羊毛肚好不奇怪，思前想后，查原因，找漏洞，原来是羊毛肚的朋友太多，常常来光顾他的火锅店，这些人来了，好酒好菜伺候，吃完了，嘴巴一抹，屁股一抬，走人了事。羊毛肚认为人活一个“义”字，为朋友就要讲义气，说钱就俗了。因此从不开口要钱。这样就使得更多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有恃无恐地来他的店里吃五猜六，海吃山喝。朋友们认为，这种事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何乐而不为呢？这种新时代的吃大户的吃法，纵然是金山银山，也是要吃垮的呀。羊毛肚想来想去，决定必须立即制止住这种把他当成冤大头来整的作法。但此事要

做得漂亮，又要不得罪朋友，还要坚决地堵塞漏洞，咋办？这委实难坏了羊毛肚。不过，羊毛肚终究是条汉子，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

这一天，又是羊毛肚的几个光勾子时的朋友来火锅店里，羊毛肚异常热情地接待朋友们，伺候他们吃得昏天黑地酒足饭饱，正要抬屁股走人时，羊毛肚笑嘻嘻地拦住了大家，说：“哥子们且慢，小弟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好看就意思意思，不好看拉倒算了。”说着，“嗖”地一下，从腰里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来，撩开衣服，对着自己的胳膊就是一刀，顿时血流如注。羊毛肚扔下刀，笑嘻嘻地望着惊得目瞪口呆的朋友们：“怎么样，好看嘛？”半天才回过神来的朋友们终于明白了羊毛肚这一手的真实意图，心里便骂，这小子这一招够阴损，够残酷，人说杀鸡给猴看，他这是杀自己给猴看呀，看来这火锅是不好吃的了，于是赶紧掏钱走人。消息传开，羊毛肚名声大噪，红道白道上的人都对羊毛肚这种近乎舍生取义的壮举钦佩不已。如此一来，慕名来店里吃火锅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而且绝无了白吃白不吃的朋友。一个月后便一举扭亏转盈，火锅店也越办越兴旺。

中国的文学大师鲁迅曾无不揶揄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羊毛肚便属这被毁掉的“圣贤”。

按说富起来的羊毛肚娶一个贤慧的女人过日子就行了，但他却认为自己有钱了，非要娶一个倾国倾城女人方遂心愿。这年头，早已不讲什么郎才女貌了，不少的漂亮女人大都比较讲究实际，只要有钱，便可以傍你，且不管你形象如何，年龄大得可以做她的爷爷。羊毛肚虽然尚未进入大款的行列，但腰里的银两也足以让那些虽然漂亮但却囊中羞涩的女人们心动。当一方（一万）人民币摆在面前时，一个貌若西施的女人便投入了羊毛肚的怀抱。羊毛肚从此过上了“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

的幸福日子。

倘徉在爱河里的羊毛肚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漂亮女人原有一个相好，这人觊觎他的火锅店由来已久了，一直在暗中策划如何夺得他的“企业”。羊毛肚的蜜月过了没有多久，有一天，他被公安局请了进去，很快，他就被法院判了三年徒刑，罪名是长期在火锅汤里投放罂粟粉。羊毛肚在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在思索这件极秘密的事到底是谁告发的。因为此事从采购到投放都是他一个人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结论是，除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外，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此时，羊毛肚终于知道了女人有时也是很害人的东西。

羊毛肚在狱中苦熬了三年，当他被释放回到麻衣街时，正值傍晚。趁着浓浓的暮色，羊毛肚装扮得如一个食客来到自己的火锅店，正好看见他那日思夜想的艳若桃花的女人在柜台里被一个正在呷着啤酒的大胡子男人搂着，和他三年前一个秋天的傍晚搂着那个女人情景一模一样。羊毛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知道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便心平气和地悄然离开了火锅店。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胡子男人和他的相好在麻衣街旁的一个小巷里遭到一个蒙面人的袭击，大胡子断了一条腿，医好之后便只能拄着拐杖走路了。那女人的脸上被利器拉了一条口子，治愈后留下了明显的疤痕，漂亮和妩媚从此也不复存在。公安局用了大量的警力来侦破此案，最终是毫无结果，只得作为悬案摆在那儿。

后来，羊毛肚便在麻衣街也在这个城市消失了。只有易了几次主的羊毛肚火锅店依然存在，在暮色阑珊中成为这条街的一道风景。